

這個時代的馬其頓呼聲

——歐洲華人福音工作的需要

張路加



近一個世紀以來，歐洲大陸從沒有缺少過我們華人的身影，近二十年來更成為中國大陸各階層，從經商考察到小留學生的首選之地。(因為其相對便捷的簽證手續、先進的科技教育體系、穩定的政治環境、理想的居住生態以及稍佳的經濟發展機會等，吸引了不少人前往。)

隨著華人的大量湧入，歐洲華人福音事工的急迫性日益增加，又因著其福音對象的多元背景，幾乎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使福音工作的難度和要求大為增加，但同時也更顯出這事工的策略性，及其對未來中國整體福音工作的關鍵性、重要性。

過去數年，筆者有機會每年至少一次往歐洲數國作佈道之旅，願藉此文匯集一些資料，並談談個人對歐洲華人福音事工的觀察，同時也為那裡極大的福音需要向普世眾教會，特別是華人教會請命。

雖然，以整個歐洲來說，北歐、南歐、東歐的情形與西歐不完全一致，各地福音工作的開展也不盡相同，但總體而言，亦有其相似之處，即福音的需要主要在兩方面：針對基層的華人福音事工，和

針對學人的福音工作。應該說，隨著近年來一波一波中國大陸人士湧入歐洲，該群體成為了目前主要的福音對象。如何在該群體中開展福音工作，以及妥善的跟進、造就，成為歐洲華人教會的當務之急和面臨的挑戰。面對該群體的身份背景的複雜、多元，生活環境經常變遷、不穩，教牧同工嚴重不足(和北美相比)，對歐洲教牧同工在體力、牧養，以及犧牲、奉獻方面的要求也更高，實在需要普世華人教會切切在主前為之代求。

以下就英、德、法三國的情形作簡單的介紹和綜合資料整理，相信三國的情形對歐洲其它地區也有其類比性。

一、英國地區

保守估計，在英國的華人至少超過30萬。除了傳統上基層華人福音事工的需要外，近年來自大陸的新僑人數崛起，且有大量學生、學者湧入，留學生人數居歐洲各國留學生之冠。英國華人族群生態也因之產生巨大變化，由過去香港及東南亞為主的

華人社會逐漸向華、粵語參半的社會過渡。又因著香港回歸及大陸人士不斷增加，華語大大流行，華人教會對華語事工也開始日益重視。各類針對大陸人士的佈道會、福音營、青年營、家庭營等也相繼推出。惟在同工人手以及整體華人教會開展聯合性事工及福音策略研究等方面，還有很大的需要及空間。

除了五十多年來以英國為基地，在歐洲華人佈道事工中開疆闢土，成效卓著的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之外，近年來許多福音機構如「救世傳播協會」和「歐洲我心旋律」等也紛紛開展福音工作，配合英國的西人教會和華人教會，進行形式多樣的佈道及跟進造就工作，而越來越多的北美短宣隊也加入這一行列來。

COCM英國工場主任岑偉農牧師在〈英國華人福音工作新趨勢和展望〉一文中，對踏入二十一世紀的華人福音工作在英國的新趨勢有十分精闢的論述，筆者將之以表格歸納如下：

傳統華僑			大陸新僑		
上一代	這一代	下一代	各類型留學生	定居學人	大陸勞工
現有 5% 的華僑達退休年齡，向他們傳福音迫在眉睫。大多數退休華僑生活無憂，多時間，群體性高，但過份分散，在小城市、人手不足夠的教會接送長者往往成為一個負擔。一些教會遂在老人院內成立查經班。	人數約 8 萬，約 22% 自稱是基督徒，可能因為出生於英國，但真正明白救恩的很少。兒女皆已長大，正值英年，就讀於不同中學和大學裡，更有不少是專業人士。這群體特徵是說英語、年輕、融合著中西文化，對福音開放。接觸這一代華僑，是以英語為主的主日學，聖經班和崇拜；崇拜的方式要自由，減少傳統禮儀，並結合不同樂器的崇拜模式。在英國已有華人教會重視向土生土長這一代華僑傳福音，約十多間華人教會或團契已有英語崇拜。	華人教會已經開始向第三代華僑子弟傳福音，一般教會也有以英語為主的主日學和青少年團契。一些全國性的福音營是向他們傳福音的好策略。至於牧者，能牧養他們的很少，向他們傳福音的宣教士也很少。這不場實在很大，而且很重要。他們不單是下一代華人教會的繼承人，站在福音傳遍的角度來看，由於他們有著流利的英語，不少更明白法語和德語，並對西方文化有深層的了解，更適合將福音傳給歐洲大陸的不同民族。	今天在英國留學的約有 10 萬，他們來自不同的城市，年紀從十來歲讀寄宿中學至已婚的博士後研究生也有，這一批都是無神論教育下長大的享樂主義和機會主義者，其中有不少是真正求學的，但也有很多是等候機會留在英國的。這些年青人若不趁早接觸到他們，將福音傳給他們，他們的心靈很快便被英國的性開放文化和物質主義所奪走；當然還會受耶證和摩門教的熱心教英語的傳教士所影響。	粗略估計約有 1 萬人，以中年已婚和有一個孩子的居多，有很優秀的專業，信主的卻很少。大體來說，他們對福音抱開放的態度，是有心慕道的一群，若能與英國基督徒合作，以英語為主，以普通話為輔的形式來向他們傳福音，效果會更理想。神的愛和基督徒生命見證對他們信主有很大的影響；當他們信主後，則以普通話作栽培，一般來說，他們都喜歡研讀聖經。現在以普通話為主的教會和團契漸漸增多；有些大城市的華人教會開始有華、粵雙語崇拜，有些教會更有牧養大陸信徒的牧者，但仍是鳳毛麟角，栽培信徒的材料也不多，莊稼已熟，正等待工人收割。	為數約 1 萬多，講福州和溫州話居多，但懂普通話，因長期在餐館和外賣店工作，大部分都能聽懂粵語，有很多是掛名基督徒，沒有基督徒生命。因工作關係，信主後不能參加主日崇拜，週間聚會很適合他們。可是，流動性大，很難作有系統的栽培。

岑偉農牧師提到英國現在華人的總數約35萬，華人教會和團契由1995年約70間增至約90間，在倫敦以外的約有70間，華人牧者約50人，只有三分之一的華人教會或團契有牧者或全職傳道人，而牧者大部分說粵語，很少說英語和華語的華人牧者。現時的華人教會可分為四大類：

1. 三堂崇拜：比較完善和有系統，即有英語、粵語和華語崇拜。這些教會，三堂總聚會人數約200人，通常都有1至2位牧者。

2. 兩堂崇拜：規模小一點，有一堂雙語崇拜(英語和粵語或粵語和華語)和一堂單語崇拜，通常以英語教主日學，這些教會總人數約100人，部分教會聘有1位牧者。

3. 一堂崇拜：再小規模的只有雙語崇拜或單語崇拜，和一些來上主日學的孩童，聚會總人數在50至70之間。

4. 隔週崇拜或小組聚會：規模更小，是隔週單語崇拜或週間查經團契聚會；有些以學生為主，華僑為輔，或以華僑為主，學生為輔，都是沒有屬靈領袖帶領發展，聚會人數約10至30人不等。

英國現在尚有一些地區是華人聚居（人口普遍約3,000），有大學和實用中學，但仍未有華人基督徒聚會。

二、德國地區

德國的華人福音事工傳統上在德西地區開展得較有規模，而德東地區，至目前為止基本上還處於起步階段。福音的對象除了基層的餐館人士外，主要是來自大陸的學生、學者，近年來更面對許多「小留學生」的福音工作。感謝神，多年來服事德華

人的「德華福音友會」(FMCD)做了大量的工作，對德西華人福音工作貢獻鉅大，至今仍透過每年的德國華人福音事工論壇，對福音工場及福音策略進行指導評估，對教牧同工彼此扶持和連接亦有很大的作用。「德國中文圖書館」也以其出色的服務，對華人的福音傳播和信徒的裝備、造就發揮了很大的果效。近年來《海外校園》也以柏林為據點，積極開展校園事工，協助當地華人教會作系統的栽培跟進。

隨著兩德的統一，越來越多的華人進入德東地區，其中尤以大陸的留學生為最大的福音群體。德東的福音工作，這些年來因著一些北美短宣隊的積極投入而有所開展。華人宣教士如洪立民牧師夫婦等也在數年前投身其間，以萊比錫為基地，透過個人佈道探訪、舉辦福音營等發展和連接了一些查經班，事工卓有成效。新近成立的「德東校園事工」(EGCM)，則以德累斯頓為訓練中心，針對年輕留學生的需要，用「季宣」的方式接力開展佈道宣教工作，已經取得相當不錯的果效，也對北美華人教會更多關注這一宣教工場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和北美的福音工作相比，歐洲工場最大的需要是缺乏足夠的工人。《海外校園》曾有一份統計：

	全歐	德國	美國	德：美
華人學生		32,000	64,000	1：2
華人基督徒	10,000(1%)	2,000(1%)	200,000(10%)	1：100
華人教會	150	10	3,000	1：300
華人宣教士	60	10	3,000	1：300

從上表不難看出歐洲華人福音工場工人是何等匱乏！



德國華人教會



巴黎華人教會

三、法國地區

從整個歐洲來看，法國的華人社會可算是身份最多元、背景最複雜的了。因而雖然華人教會不少，但面對華人老僑、新僑，福音工作和使命仍然非常艱鉅。

單以華人留學法國為例，在法國從事教牧工作多年的王星牧師曾將之形容為「四次浪潮」，筆者將之歸納列表如下：

第一次浪潮： 「開路一族」	第一次大戰期間，首批5萬中國勞工赴法，其中以湖北天門人和浙江青田人為最突出；隨之而來的是首批中國留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如周恩來、鄧小平等。
第二次浪潮： 「斷層一族」	60年代末，在法華人約4萬5千；70至80年代，人數激增至20萬，主要來自東南亞，特別是越南華僑為主流群體，學生構成也以港台為主，僅少數大陸公派留學生。
第三次浪潮： 「蹉跎一族」	79至99年這20年間，從中國大陸出國的是學人，也是今天的主流；他們的特徵是伴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而出國，對國家民族有著承擔與認同，但也願意反省。
第四次浪潮： 「失落一族」	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新一代學子，隨處可見許多「小留學生」。他們的家庭一般都有經濟基礎，生活中呈現頹喪和進取兩極化現象。許多人還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受外面的花花世界影響很大，其中也有相當部分屬於「爭氣一族」。

王星牧師曾對當地的學人特徵作出如下的針貶：

1. 如果說以前來自大陸的傳統留學生信主的主要障礙是無神論，那麼，如今要使這「失落一族」信主的障礙，是如何破除他們所膜拜的薩特的存在主義的主體經歷。

2. 如果說北美學人可以從現代化發達國家的背後找到基督教文化動因，那麼，在法學人反而會從法國極端個人主義的架構中尋找現實主義的端倪，自私自利及自我中心的思想意識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文化土壤。

3. 如果說北美或北歐學人可以從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中發現聖俗境界的合一，那麼在法學人則更多看見天主教宗教改革所帶來的變化和其積極意義。

筆者同意法國的整體大環境從整個歐洲來看，是最無神甚至反神的，極端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都對華人社會潛移默化；但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由中國大陸出來的許多基督徒(如來自溫州地區)和他們所建造的教會，正為當地的福音事工注入新的力量和生機。

近年來，華人基督徒中湧現的委身事奉者越來越多，為了回應他們帶職或全職事奉的需要，神學教育和裝備的需要要在歐洲變得日益迫切，而其中「普世豐盛生命中心」屬下的「豐盛神學院」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地都開設了課程，並已經裝備了一些的工人。

結語

當年，使徒保羅回應了馬其頓的呼聲，將福音帶進歐洲；日後的歐洲教會成為了進一步普世宣教的策源地。今天，面對如此多生活在歐洲的華人同胞，特別是人數眾多的大陸學人群體，我們實在應該感受到這個時代的「馬其頓呼聲」，盡一切的努力，不但將福音傳給他們，也和他們一同辛勤耕耘，好使得日後的歐洲華人基督徒成為普世宣教，特別是中國福音化的生力軍。

願神恩待憐憫！

(作者為「播種者國際協會」中國事工部主任)



張路加牧師帶領巴黎華人教會退修會